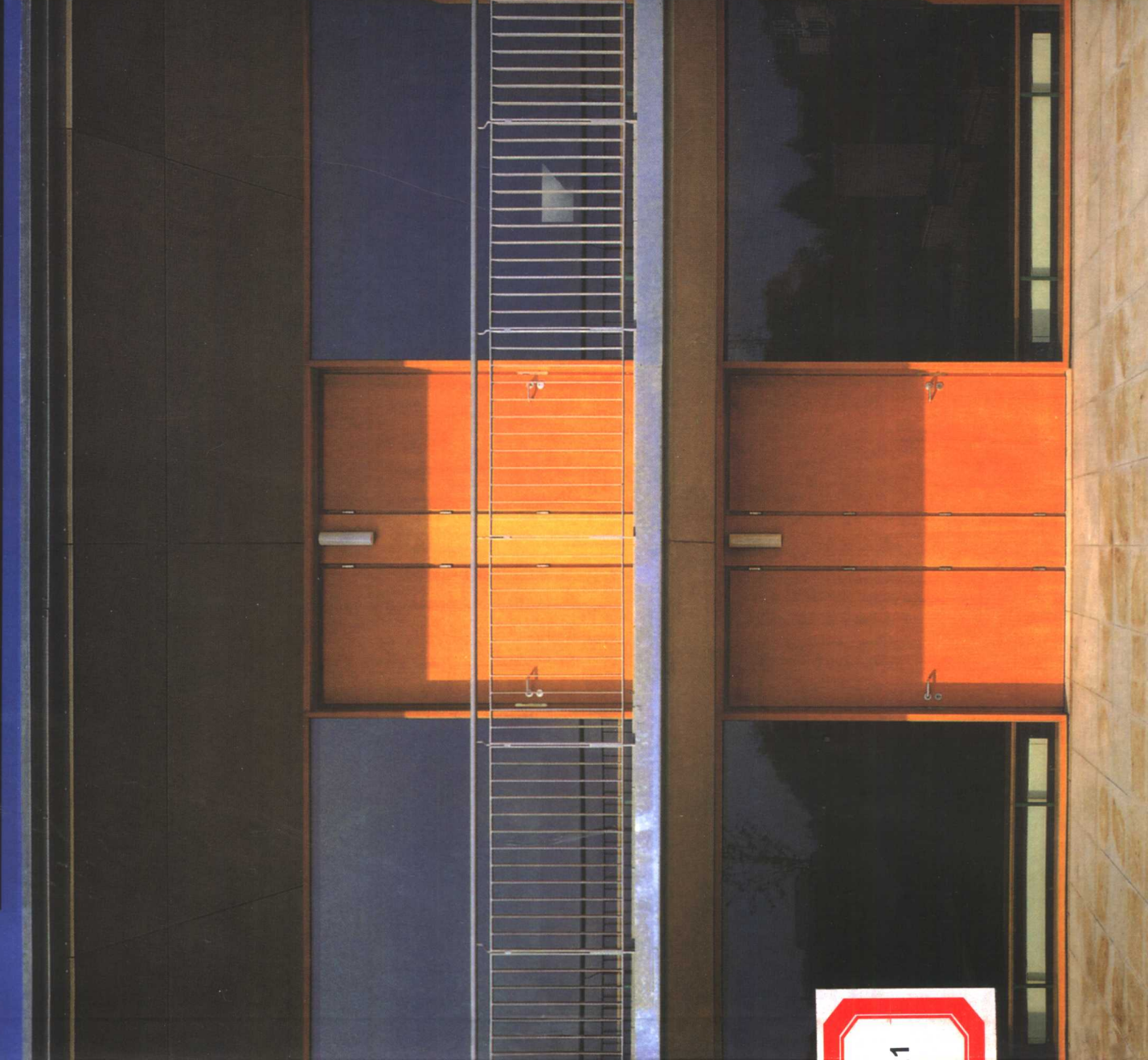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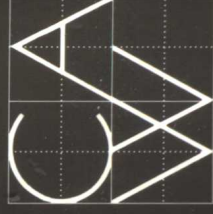


当代国外著名建筑师作品精选
若泽·保罗·多斯·桑托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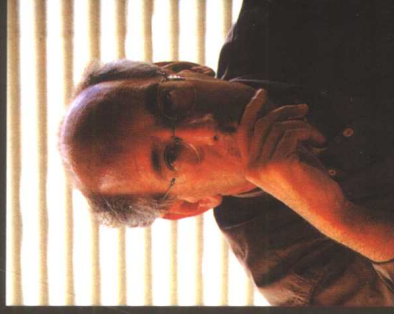
COMPILED BY
OSCAR RIERA OJEDA

INTRODUCTION BY
GERRIT CONFURIUS

CONTEMPORARY
WORLD
ARCHITECTS



若泽·保罗·多斯·桑托斯 受教于英国，于1981年毕业。他曾工作于伦敦、纽约和葡萄牙波尔图的数个事务所，后于1984年在波尔图建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他曾任罗德岛设计学院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的客座评论员，参加了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崛起的欧洲建筑师”展览。他曾获柏林国会大厦 (the Reichstag Building) 改建设计竞赛奖，1998年度柏林德国建筑师协会 (the Bund Deutschen Architekten) 建筑奖，并获得两次塞西尔奖 (Cecil Award) 提名。他的作品收集于众多出版物，包括 Casabella, Domus, Daidalos, 和 A+U。



赫里特·康费瑞斯 (Gerrit Confortius) 是国际建筑季刊《Daidalos》杂志主编。从1989年—1994年，他作为建筑周刊 Bauwelt 的编辑，曾出版大量建筑学和都市设计专著，包括专著 Sabbioneta, Die Schöne Kunst der Stadtgründung (慕尼黑1983年)。

奥斯卡·R·奥赫达 (Oscar Riera Ojeda) 为一名编辑和设计师，其主要实践于美国、南美和欧洲，事务所位于波士顿。他最初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任阿根廷的西班牙语杂志 Casas Internacionales 副主任，是 Rockport 出版社几套建筑系列出版物的创建者，还有《当代国外著名建筑师》系列，包括《住宅十例》、《单体建筑》、《建筑细部》和《艺术和建筑》。另外的建筑出版物还包括为惠特尼设计图书馆 (Whitney Library of Design) 所作的《新美国》系列，以及一些著名建筑师作品的专著。

《当代国外著名建筑师作品精选》丛书旨在推介当今世界颇具才华的新锐建筑师。这套精心编纂的丛书把目光集中到一批初露锋芒的建筑师身上，在今后的10年中，他们将引领建筑学的新潮流。

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策划这套图文并茂、表现这些建筑师思想的精品图书，我们旨在表达这样一种理念：“这才是永恒持久的建筑”。书在某种程度上与建筑一样，对于破坏和腐蚀同样不具有免疫力，但它却能够赋予一种构思、一个设计以具体的形式——从而它也最终表达了一种永恒感。本套丛书的编纂源于我们对建筑学本质的追寻，每一本专集均致力于通过视觉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来表达建筑创作的过程。

本套丛书所选择的建筑师是从数以百计的提名名单中最终敲定的，他们之所以得到普遍的承认，不仅是因为其卓越的设计，更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革新性、创造性、敏锐感和洞察力。丛书的每一册均由一位世界级的建筑大师作序，从而为我们的建筑文库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Series Director: Oscar Piera Ojeda

Board Members

Diana Agrest	Rodolfo Machado
Emilio Ambasz	Richard Meier
Aaron Betsky	Graham Owen
Mario Gandelsonas	William Pedersen
Paul Goldberger	Cesar Pelli
Charles Gwathmey	Terry Riley
K. Michael Hays	Stanley Saitowitz
Carlos Jimenez	Jorge Silveti
Francisco Liernur	James Wines

10/10/00

当代国外著名建筑师作品精选
若泽·保罗·多斯·桑托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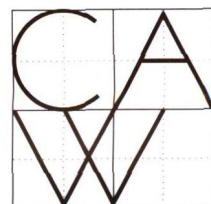
T4-881.1
2A348



A1038826



CONTEMPORARY
WORLD
ARCHITECTS





当代国外著名建筑师作品精选
若泽·保罗·多斯·桑托斯

Compiled by
Oscar Riera Ojeda

Introduction by
Gerrit Confurius

Concept and Design by
Lucas H. Guerra
Oscar Riera Ojeda

[美] 奥斯卡·R·奥赫达 编
姜 芃 李继龙 译

HA 743 / 06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2-153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若泽·保罗·多斯·桑托斯/ (美) 奥赫达编; 李继龙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当代国外著名建筑师作品精选)
ISBN 7-112-05091-X

I. 若… II. ①奥… ②李… III. 建筑设计—作品集—葡萄牙—现代 IV.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5309 号

Copyright © 2001 by Rockport Publisher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s. All images in this book have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knowledge and prior consent of the artists concerned and no responsibility is accepted by producer, publisher, or printer for any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the contents of this publication.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that credits accurately comply with information supplied.

本套图书经美国 Rockport 出版社正式授权我社在中国翻译、出版、发行中文版

责任编辑: 张惠珍 黄居正

当代国外著名建筑师作品精选

若泽·保罗·多斯·桑托斯

[美] 奥斯卡·R·奥赫达 编
姜 芃 李继龙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 (深圳) 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223mm × 222mm

2002 年 9 月第一版 200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ISBN 7-112-05091-X

TU · 4524 (1070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目 录

绪论 赫里特·康费瑞斯	6
作品	
佩戈住宅	22
旅行社装修	36
验尸房和太平间	48
布卡科豪华旅馆修复	60
幼儿园	76
卢约什女修道院改扩建	98
墓碑，V·N·蒙萨洛斯	130
附录	
其他精选作品	134
作品及业绩一览表	142
致谢	144

绪 论

Introduction

赫里特·康费瑞斯

BY GERRIT CONFURI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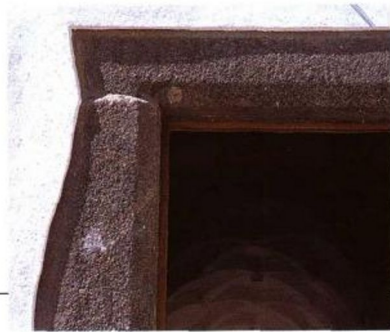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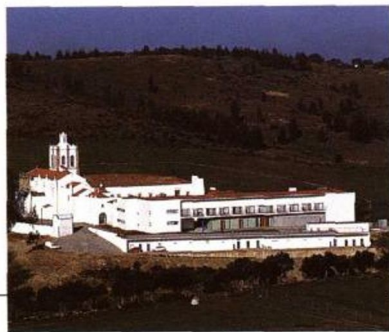
建筑师的工艺

若泽·保罗·多斯·桑托斯 (Jose Paulo dos Santos)，不同于其他众多当代建筑师，他们以独特的形式彰显自身的非凡；而多斯·桑托斯的作品却浸润着一种毫不出众的典雅。他的建筑决非对个人技巧的称颂炫耀，他也从不自视为重要人物。准确地说，在创作过程中，他的解决之道既令人称奇又不言自明，而此时，其个人自身的作用却逐渐消退；他的作品仿佛一段清峻简朴的《圣经》日课，反对任何修辞上的自吹自擂，并把建筑师确切定位为一名好工匠。此种想法最初源自阿道夫·路斯，对多斯·桑托斯也同样适用：在不能大声表达的地方即保持安静、无所作为，只是在正常的人类举止意义上构筑出一座技术上适宜的建筑物，从这种举止中，惟一正确和真正现代的形式来自本身的协调。形式并非牵强附会于建筑物，或成为建筑师使用的目的；更准确地说，它应该证明自己。一种现代感，并非是说：朝这儿看，我多么现代。

对多斯·桑托斯形式世界的最佳介绍是位于阿拉约卢什 (Arraiolos) 附近的波萨达·德·诺萨·森荷拉·达·阿松桑 (Pousada de Nossa Senhora da Assuncao)。早先的修道院，位于距埃武拉 (Evora) 不远的阿拉约卢什 (Arraiolos) 山城堡下的一片坡地，修道院最初的兴建是根据卢约什 (Loios) 法令用作医院，主要由从印度归来的有钱贵族光顾。奠基石铺设于 1527 年。20 年以前，该地产由国家收回，1993 年被列为支援建筑和旅游的国家项目，1940 年代在萨拉查 (Salazar) (萨拉查, Antonio de Oliveira, 安东尼奥·德·奥利弗拉, 1889 年 - 1970 年, 葡萄牙独裁者 (1932 年 - 1968 年), 在任期间因其财政紧缩方案和试图镇压葡萄牙属非洲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反抗而闻名——译者注) 统治时期开始复兴，此时选出的建筑师担任建造主干道上的旅馆的工程任务。这些波萨达 (Pousadas) 的名单——现在主要为历史建筑的改造——读来仿佛是一册葡萄牙当代建筑“名人录”。类似情形也发生于近乎废弃的女修道院，如今则闪耀着刺目的白色涂料亮光，这在阿连特茹 (Alentejo) 很普遍，此处广阔的土地栽种着单一的作物，建筑物随处可见，都散落在小山坡上。

波萨达·德·诺萨·森荷拉·达·阿松桑 (Pousada de Nossa Senhora da Assuncao) 的改造包括教堂的修复重建——新的长椅、布道坛和桌子的简洁形式使人联想起凡·德·朗阁下 (Dom van der Laan) 的简化主义——以及农艺建筑物和其他构筑物的改建。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农业活动随着橄榄树、橘树和葡萄藤的种植以及修道院回廊中花园和喷泉的修复得到复兴。这些工作的核心是对修道院的修复和扩建。此外，在大量扩建的设施中，很多功能区拥有了一处新的空间，很多空间也包涵了新的功能区。

新建工程有一座附加的侧楼和几处扩建部分，建筑师将其结合形成拥有两座庭院的综合楼。新的庭院，两倍于原有庭院，但保持原有比例；形式几乎占二次平方，它强化和扩大了原有庭院



的空间体验，开敞庭院丝毫不抬高自己适度的纪念性，也不带有任何“情绪波动”（路斯语）。在庭院东侧新建侧楼的加建部分处，如达·格拉萨（da Graca）或连贯的杜多克（Dudok）一般的水平感仿佛起着强烈的支配作用。新侧楼强烈的水平延伸感通过窗户开口得以强化，这种开窗与综合楼的历史部分强调窗户和尖塔的竖向感形成清晰的对比。室内，新建筑拥有简单行列布置的客房和新建服务空间的功能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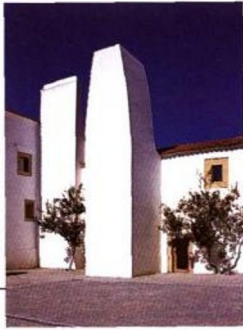
尽管新建侧楼很多部分带有不加掩饰的现代感，它仿佛是有机的地添加上去的。建筑师并不企图隐藏其边界和断裂处；然而整体看来仿佛从未有过裂缝。现代主义者竭力创新时又不放弃一切的特定性格产生了令人愉悦的温和与礼貌。它是通往传统仍然存在的时代最遥远的可能途径，此时自知之明和对现代的内疚仍没有觉醒，过去已不再使人伤感，仿佛无法挽回的东西，铭刻在心。加建部分的雅致使得原有部分，无论是修复或是改建，好像得到很好地维护和管理；原有的和现代的仿佛得到了永恒，彼此互相亲近。正如路斯提出的：“通过把一件物品置于一堆旧东西中，你最能分辨它是现代的还是已熟悉的。”新建建筑的特征是几何形体强有力的表达和对建筑材料使用的极度精确——锐利洁白宛如机器锯成，平滑灰泥抹面和精确地切割宛如面对金属平板——还有因接触原有构筑物而对品质产生的影响。所有的一切都使人想起文丘里的“复杂性矛盾性”：通常，历史建筑和城市，是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各部分并不表现为风格的一致和形式的统一。但是不同部分仍能结合形成一个整体，情况越是如此，保留下来的差异和分裂就越是明显可见。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法国作家，1871年—1922年，其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是现代文学中的伟大作品——译者注）曾说过贵族原来的宫殿保持着“一种过度奢靡，在现代旅馆中不再真正有用，现在，缺乏实际价值，呈现出自身无用的生活景象。”他怀疑资产阶级作为居民或旅馆客人搬进这些原有的宫殿时，是否足以使之荣耀或满足。然而，这些地方的特性从一定程度上在于这种确切的意料之外，这种新奇的感觉，角色的矛盾和计划的自由。这种“自己的生活”——无意识的夸张，不当的荣耀，虚构的优雅，浪费的奢侈——是快乐和个性的来源。

根据现代主义者的实践规则，重新组织过的室内空间反映了功能上的不同，并沿流线类型布置空间序列。新建项目构成最初功能的宽松解释，导致有趣的“误解”。当建筑师自己恰当地表达它时，整体表现出“在迷宫一般的伪装下，功能清晰”的特点。确实，修道院和旅馆有很多相同之处和相同习惯。僧侣们的独处一室和对农艺的研究，是一种带着习惯融于当地风景的生活，它为旅游者的悠闲所取代，在修道院的环境和基本设施中，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一种异乎寻常的适宜和奢华的背景相吻合。带有自己的农艺劳作，体育设施和教堂的乡村僻静旅馆，暗示着一种非常程

左上图：卢约什（Loios）女修道院：总体俯瞰显示了加建的侧楼部分，前方右侧，在朝东的平台下有新建的服务区；

右上图：现有墙体新赋予的结构细部，将外部体量感化解为最小。



度上的对比。它们也分享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年—1980年，法国批评家，她将手势和记号的符号学用于文学和社会批评中——译者注）所描述的，是试图“把幸福加于一个限定的组织空间”，创造一种自给自足的寄宿学校模式。如同修道院，旅馆也显示出集中的日常生活组织形式；它有固定的时间表，自己的厨房，着装规范，职员，规则管理员和交流的指定模式，还有特殊的愉悦，身体训练，悠闲，奢华，来自完全自主的愉悦的消遣，屈服于指定规则的机会。生活中充满着令人愉悦的规则。仔细设计过的房间布局就反映了这种制度，还有一些空间用于特殊时刻和庆典。在修道院，很多地方都试图避免使人厌倦，这种厌倦会引发有罪感。非个人化从某种程度上在情感意义上体现了建筑的社会地位。

建筑物是社会模型，是共产村庄（Phalanstere）（法伦斯泰尔，空想的共产村庄，由傅立叶主义的追随者们组成的一种自给合作的社会——译者注）或凡尔赛宫（Versailles）之后完美型式的简化版本。确实，它的真正想法——与难以实现的但是奏效的理想相一致——旅馆是一座实验室，体现了傅立叶（Fourier）所谓的“爱的新规则”。魅力来自于那些在场者的一个隐秘理解，当这些人进入这座建筑时，自己就顺从于一种陌生的法则：快乐的有效性。仿佛一个已在旅馆成长的年轻人，若泽·保罗（Jose Paulo）认识到，建筑如何能轻而易举地将生活的愉悦与彼此陌生的客人间易于建立起的友谊结合起来，在存在感耐心强化的服务中什么使一个人振奋，以及这种放松需要多少规则和条理。

如同教堂和修道院，旅馆也是宁静的圣地。正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年—1955年，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曾获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在《威尼斯死亡》（Death in Venice）中所描述：“房间充满神圣的寂静，这属于大旅馆的理想。侍者穿着软鞋垫。茶壶的卡嗒声，半耳语的话能完全听见。”在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的波萨达（Pousada）中，寂静就与永恒和模糊的时代相联系，尤其在新建的庭院。不同形状的烟囱，塔楼，简单的大门，柠檬树，水池，以及带有低矮的行车道的新建建筑中沉默的墙面——所有的这些元素都与全面的戏剧艺术相结合，这种艺术表明了，在一群异乎寻常出色的事物中对自身很了解，好像它们并不或不再适合彼此。时间静止，好像在一个转折点。尼采（Nietzsche）（1844年—1900年，德国哲学家——译者注）把这种状态描述为“正午的安静”：“无论是谁，被分配到一个繁忙生活的早晨，在生活的正午，他的灵魂会被一种奇怪的对安静的渴望征服……它不断变强，仍然围绕着他，声音听起来仿佛越来越远；阳光从上面洒在他的身上。”他位于一片繁茂的林地，“仿佛自然所有的一切都与它一起沉睡，它们的脸上表露着永恒的表述。他不需要任何东西……他的心灵保持着沉静，仅有他的眼睛活跃着——它是张开的眼睛中的一种死亡。在这里，他看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他所看见的，任何事物都交织于光线的网中，仿佛被埋葬在其中……最后风在林中吹起，正午已过去，生活



前页图：女修道院农艺侧楼的不同加建部分，侧楼以前用作城堡棚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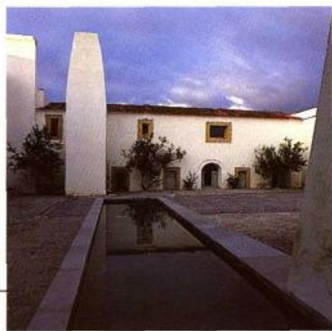
对面页

左图：主持公寓；

中图：职员和厨房的服务区域；

右图：经过伪装的塔楼是新建的封闭庭院中的崭新的电梯井。

本页图：倒影水池是睡房和餐厅间的过渡空间，从新建的封闭庭院望向东部的平台。



重又抓住了他，生活又蒙蔽了双眼。”此间，事物仿佛寂静的生活。世界的喧嚣，应归因于所有的工作，在此刻已被忘却，对永恒的循环会产生无意义的偶然感觉。这一“美学环境”，缓解了强烈的愿望，“是无需痛苦的环境”也即希腊人歌颂的神的环境。“在此时，我们从强烈的欲望中解放出来；我们庆祝安息日解脱了欲望的禁锢……”一切事情都是在期待某些东西。他们散发出一种“超自然”的气氛，就像德·基里科（Di Chirico）所描绘的那样，或者如尼采曾说过的，是一种忧愁郁闷。

然而，图像的特殊张力，来自于遍及它们周围的寂静。它不仅是正午噪声消失时保有的寂静；它不受控制，短暂的寂静，但是当一样物品填充了这个空间，控制它，占据它，寂静实质上仍同样存在于空间。在某些空间，物品可以向任何方向移动，并不急促。任何事物都有无限量的时间；没有东西是急迫的。寂静如其他存在状态，此刻任何事物中止，等待着，直到你已准备好。这里，“知晓者”如鱼得水般存在着；但是“缺乏素质者”也不感到陌生。此处，没有人会责怪他优柔寡断或消极被动；那些人会被阻挡于这种环境之外。此处，没有任何东西比其他的更重要；任何事物都存在同等的可能性。这种环境仿佛人类本身，作为他自己的人，“对所有的品质同样接近又同样遥远”。

在女修道院中，道路给人的印象是它们总被往相反的方向踩踏。流线系统被赋予特殊的组织力量。整体并不是一系列不同目的和功能的空间，但是在建筑上被构思成一处包容室内外连续的散步场所，一个结构和终端系统，一系列无尽的惊喜。楼梯和门厅被基座，视点，带有圆石板形底座的窗户一次又一次打断。所有的这些元素都是设计的一部分，正如顶棚高度的差别。在早餐室，面向庭院的窗户落地。男用卫生间是大型花岗岩正方形房间的一个单间，省去一扇落地窗。修道院餐厅通过宛如门扇，甚至也能用作门扇的落地窗与回廊相连。已有的门非常小，令人惊奇，正如作为窗户时它是令人惊奇的大。

从次大的庭院到带泳池的休憩空地的通道是一种非比寻常的生理体验，一处跳水通过低挂的开口从封闭的白色新建侧楼中涌出来，白色表皮下的灰色花岗岩使视觉更窄——但也得到了软化。

从早餐室，由圆形拱门向后通向环形通道；仿佛一扇旋转门，它位于一系列较低连续拱形屋顶的最低和最窄点，甚至更低的拱券处，轻轻地旋转仿佛爬进蜗牛的壳中。它使人想起通风泵的涡轮，保证水流的连续性。这一体系的门廊，通道，过渡和趣味点与从外看到的景观大有联系：山坡坡度很缓，地形倾斜也很小，在东北部就目力所及尽是开敞的景观。在早餐室，加热和通风装置位于花岗岩陡坡面的墩柱前；其余的地方，它们位于地面。面朝庭院，回廊用玻璃封闭——玻璃盒子用边缘坚硬的金属作框架，尽可能呈几何形状。此处，新材料和辅助建筑元素不是严丝合

上图：原有的农作庭院和新近加建部分：水作为静止、凉爽和沉思的元素，而电梯夸张的比例使人对空间有正确的感觉。

对面页图：从庭院至东部平台的通道提供了享受习习凉风和微微倒影的又一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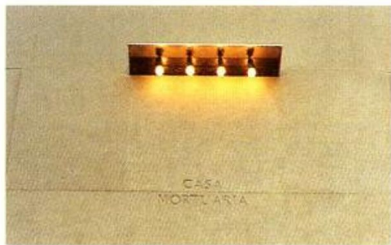
缝地结合在一起，它们被设计成独特的形式，极易被识别。

处悬最后的加建部分还是很成功地干扰了完整的形象，尽管它们是浑然一体的：壁灯安装在矩形金属面板上，后者依次固定于墙面，仿佛是黑色的灯光开关。所有事物并非暴露无余；没有任何事物被隐藏，伪装，或掩饰。技术装置并不混乱，而是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形式，在新旧建筑之间的形式完美上创造了一种统一。“我总是试图把所有技术上必需的东西统一到形式中”，如取暖器，灯具，壁厨。技术消失了，但是它并非被伪装或隐藏；确切地说，它的运用有助于形式的获得。

一面巨大的花岗岩墙面朝向开敞的壁炉，炉后是厨房，这使人联想起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的格言，现代装饰元素的“意义”应该仅在于材料：“艺术品必须尽可能地满足对材料的展现。”“我们时代所需要的装饰是一种提取过的纯粹，一种高贵的精华。”除此以外，朝向休憩空地，厨房面对一面花岗岩墙，或者准确地说，是一面长长的素花岗岩屏风墙。

设计者在固定的木制家具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如桌子和壁橱，书架和衣橱；它们最可能使人想起路易斯·康（Louis Kahn）。固定的物件和可自由摆放的家具都用橡木和樱桃木按照规格制作而成。有一台职员手推车就被成排制作，如同屏风一般。那些习惯于简单对比手法的设计理念在此也能学习一二。早期现代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始终伴随着艺术类型和图片（它们实际上从未被现代主义根除）。传统类型根据它们的适宜性和解释进行评价。纯粹现代主义在运用上并不排斥考虑单体尺度和位置。在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的建筑中，常常对类型和文脉进行限制，它们被用作设计策略的出发点，这种策略烙上的并不是国际风格的概略特征，而是早期现代主义的果断精神，借此，伟大人物如勒·柯布西耶鼓励了世纪中叶的年轻一代建筑师。这一点在葡萄牙值得纪念，拥护现代主义对建筑业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解放意义，正好形成了建筑师创作自由的复兴局面。这种形势相对德国而言较少受到意识形态控制，较少被严格限制于社会—政治住宅方案，在德国，现代主义更多地等同于社会—民主伦理主义，形式自由直觉地与轻率相联系。然而同时，在葡萄牙，痛苦甚至消退了，修正主义者寻找的所谓真正的葡萄牙建筑，从一定距离上来看为更中立、公正和有益。请再一次允许我公开地说，有时，厚重的石墙，巨大石块中的狭小窗户，坚实的柱基础和窗户框架，比轻巧的玻璃幕墙更为合适，不仅是因为持久性和气候，而且因为它们唤起的空间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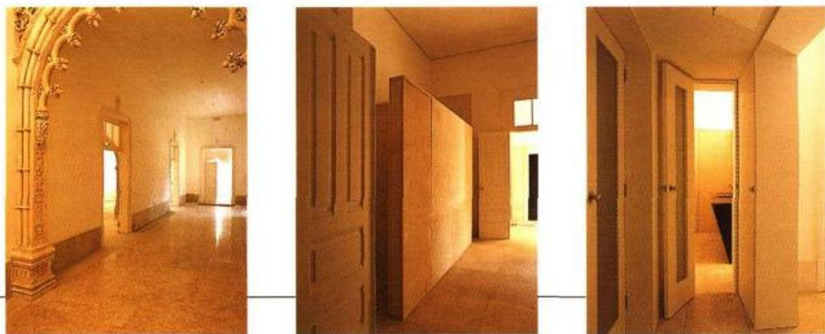
比较不突出的纪念建筑，更可能允许采用把原有修复部分和现代扩建部分相结合的途径。人们尤其应感谢这种例子，而非责怪新元素的缺席并指望观赏者被敬畏压倒，面对他们的大量干涉，设计者需要有作为建筑师更强的敏感性。对多斯·桑托斯而言，这样的工程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来



阐明当他说自己实际上并未做什么时的意思。这样的主张既不代表虚假的谦虚，也不仅是掩饰，而是对完美主义者的傲慢，仅仅是保证能避免犯错误，并能击中要害。再一次引用路斯的话：“贵族仅在乎自己的奢侈品的材料和完美”。另一方面，暴发户想让自己与众不同；他们却根本没有自己认为的可供炫耀的个性。

波萨达·德·诺萨·森荷拉·达·阿松桑（Pousada de Nossa Senhora da Assuncao）的修复在从很多方面上看来不仅仅是一项工程任务：布卡科（Bucaco）宫殿旅馆的改造和扩建。入口通道由不同的层高加以渲染，按小房间和廊道逐渐降低。朝向室内，房间变得更为简洁、紧凑和隐蔽，仿佛一间藏宝地窖。门厅和卫生间、更衣室和衣帽间都体现了路斯式的简洁，伊特鲁里亚（Etruscan）坟墓的怀旧，与这些公共设施的私人特性相一致。他们所散发的高贵气息，好像演员的更衣室，变形的空间，更新，重建，电池的重新充电，休憩后获得的力量，魔力的复活，大地能量被束缚着的魔境。在客房浴室，观者被大理石令人惊奇的纹样所征服，石材根据重复和对比的法则切割和重组，仿佛被施以魔法。纹样上如此大胆的着色，和如此宏大尺度，表明了自身的独立性：它们越过了边界，制定了自治的领域，仿佛克利姆特（Klimt）（克利姆特·古斯塔夫，1862年—1918年，奥地利画家，其作品包括《女人的三个时期》（1905年）和《吻》（1908年），展示了新的艺术风格——译者注）的一幅油画，篡夺主旨，像一个连续的标志延伸到不同的表面，它忽视并躲避轮廓线，好像无意识地躲避理性和空间并表明自身对抗建筑。这里，所有上述提及的有关波萨达（Pousada）的特征都已存在。元素倾向于呈现一种独立的形式，并使之从墙面上脱离：电梯和酒吧内墙上的电视屏幕仿佛演员、沉默的仆人或者服装模特。材料——易知易觉的——起到了中心作用。门窗置于墙内，带有一种可靠的精确。大理石和灰泥之间的对齐和分割的线脚、柱础和地板，被延续和收回；所有的一切都由似乎随处可见的线条连接和补充，如一曲严格编导的芭蕾舞般将房间组织在一起。

可以这么说，将一座教堂改造成一间太平间，更难于宫殿旅馆的设计。纹样显眼的埃斯特雷莫什（Estremoz）大理石尺度巨大，十分罕见，仿佛一叠纸上的罗夏测验墨迹（罗夏测验是把患者对10种标准墨迹的解释作为情感、智力机能和综合结构的检测方法来分析的投射测验。赫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1884年—1922年，瑞士精神病医生——译者注）。绿色的线条，与X形和菱形相结合，在地板上延续，然而角部纹样的打断仅增加了其精致。斜面使其看起来更为陈旧，更具贵族气息，更特殊，更宽敞。椅子的条形纹样与大理石的色彩范围相同——路斯式大胆的一笔，同时使人想起维也纳学派，在那里路斯曾被激烈地反对。当总体的区别变得微不足道时，维也纳学派从疏远他转而经常拜访他。超大尺度的纹样和空前大胆的色彩使得墙和家具有一种漠视其被指定的功能的感觉，并呈现出某种自主性和反抗性。在大理石和后殿扶手椅子的室内装潢之



间的一致性激发了一种怪诞的排列印象，那是人性背后一种神秘的形而上学的复杂性；上帝就位于这些条纹中，在遗忘了轮廓和材料的纹样迷宫中（并嘲笑着路斯）。

光线的来源无法清楚地确定。那是理想的光线，苏格（Suger）（法国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时期的修道院长和顾问，主持了圣丹尼斯修道院的重建工程，此工程对后来哥特风格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译者注）的形而上学之光，仿佛从闪烁发光的墙体中发出。一种偏离正角的外在限制，使空间成为光线不可见的来源；半落的幕布保持直角，幕布挡住了光源。角部的门（从原来教堂的太平间到侧面的房间的侧门，还有冷藏间门）显示了在没有门框破坏了效果，且在没有一次事故和灾难的情况下，主旨如何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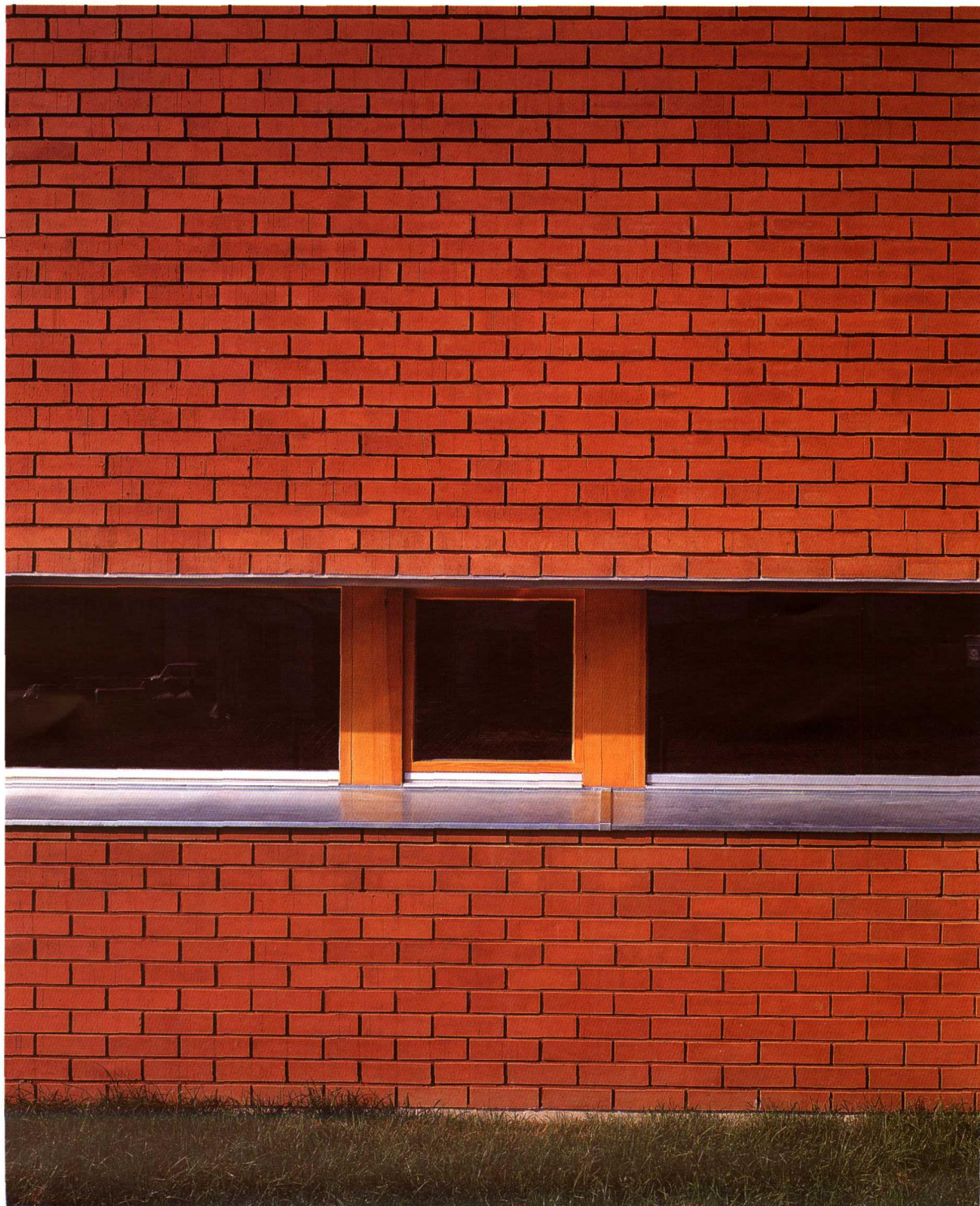
这仅在门框被省略，门窗侧柱与墙齐平一致时才发生作用。很多特征有助于把空间融入自身的存在；它们表明空间不仅由墙、地板和顶棚组成，也不是这些坐标总和的简化，而有自己的生命或是早先赋予自己意义的某种存在。精巧使房间焕发生机。如同直接的力量或语言形态上的魔力，这里存在着一种超越语义学上的交流，它从单词自身和语言非工具格的力量中散发出来。这是由单个名字，即从孩童时代的体验中分离出来的词汇，如在卡尔·梅（Karl May）中的名字所传达出的氛围。超现实主义引发了边缘的语言现象，神圣的或淫秽的——虔诚的形式，咒语，神奇的公式，誓言，亵渎或污辱，诅咒，符咒；浪漫主义如同运用各种按钮一样运用名字。焦点总是语言形式的外在内容。一个人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谈及空间形式：神奇的语言能量表征，话里有话的浪漫发现，能与空间中的空间相一致。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提及语言：“一个人对一个单词的研究越仔细，它看上去越遥不可及。”同样，一个设计中投入越多的关注，它完成得越精细，完工的建筑看起来越高深莫测和令人疑惑。彻底的、绝对的精确是斧凿空间的一项技巧。诺瓦里斯（Novalis），他关心语言形式的自治影响力的诗词学，这样写道：“当人们想像他们正谈论的事情，他只能赞美荒谬的错误。没有人承认语言的极端特殊性，它仅与自身有关。”塞兰（Celan）也谈到“单词之间的鱼骨和隔膜。”一个人如何能设想建筑师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必要的功能提供空间，容纳行为的世俗过程并分配给它们空间，此时它也许宁可使之明显，并证明空间的本质、它的神秘和美丽？

研究这些实例为评价多斯·桑托斯最近的作品，如新近完工的位于柏林——卡罗（Karow）的日托中心提供了背景。它在新区中被普通的建筑如成排房屋和居住单元所包围——看起来更像一个山村或是一座小镇，而非典型的城市郊区——日托中心十分引人注目，它的规划使之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尽管它外观低矮甚至粗短，没有丝毫炫耀。它的形式语言的保存和清晰表达以及对设计投入的关注使它即使在远处也很醒目。

交错的前入口朝向相邻居住构筑物的原有房屋红线，这片居住区的边沿比原计划更靠后。建

对面页图：里斯本太平间：入口处黄铜灯具。

上图：布卡科（Bucaco）宫殿旅馆布拉索伊斯（Brazoes）侧楼，过渡空间，本质上很平庸，却除了建筑物过度无意义的室内元素，它们在此已存在多年，毫无用处。



(右图) 柏林基塔—卡罗
(Kita—Karow): 北立面细部,
表明固定框架与带有整齐砖线
的调节的活动框架的联系。
(对面页图) 西立面的设备间,
最初是作为场所行列的一个调
和元素被添加进来的。